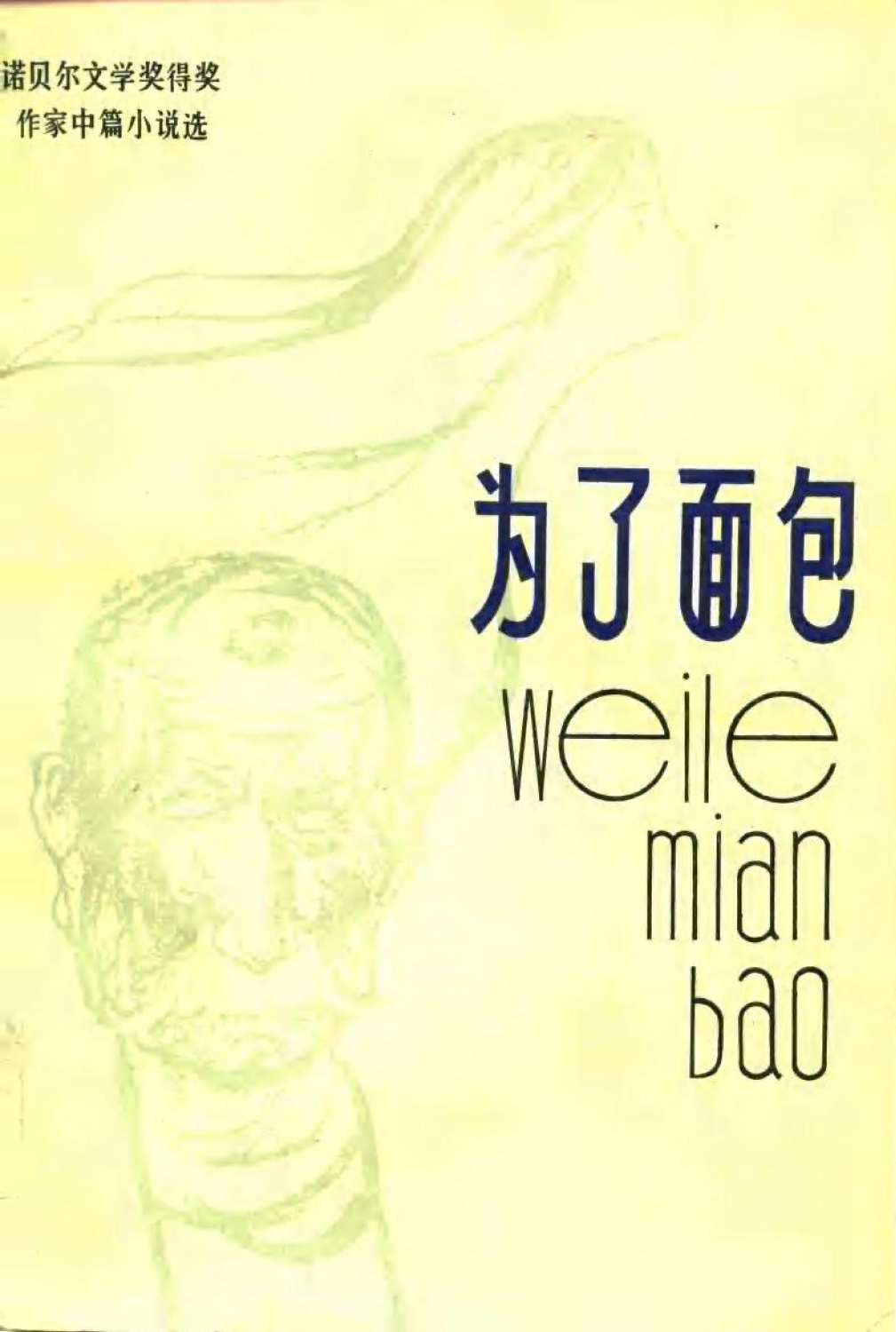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得奖
作家中篇小说选



为了面包

weile
mian
bao

责任编辑 龙光沛
封面设计 孙晓云
技术设计 欣 宇

诺贝尔文学奖
得奖作家中篇小说选

为 了 面 包

[波兰]显克微支 等著

施 贇 存 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插页2 398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书号 10115·454 定价 1.80元

BF13105

目 录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著

为了面包……………施蛰存 译(1)

〔德国〕托马斯·曼著

马里奥和魔术师……………刘德中 译(79)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苹果树……………董衡巽 译(127)

〔德国〕赫尔曼·黑塞著

在轮下……………张佑中 译 叶逢植 校(191)

〔法国〕弗朗斯瓦·莫里亚克著

苔蕾丝·德斯盖鲁……………桂裕芳 译(338)

〔美国〕约翰·斯坦培克著

人鼠之间……………秦 似 译(431)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著

为 了 面 包

施 蛰 存 译

一 在海洋上——沉思——风浪——到埠。

从汉堡开到纽约去的德国轮船“勃吕谢尔将军”号在茫无边际的海浪上颠簸着。

这是它的第四天航程；两天之前，它经过了爱尔兰的绿色海岸，而开到了大洋面上。从甲板上望出去，凡是目力所能看到之处，只有一大片青色和灰色的洋面，低沉下去就象沟壑，高耸起来就象冈峦，都在急剧地晃漾，有好些地方起着泡沫，远处愈来愈黑，和布满了白云的天涯混合了。

这些白云的光也有几处照射在水上，乌黑的船身，在这明亮的背景上，显得轮廓格外清楚。船头对着西方；它一会儿很费力地腾起在一个浪头上，一会儿又钻到海里，好象沉没了；有时，简直看它不见；有时，它又升起在一个大浪头上，高得

连船底都看得见，但是这轮船还在前进。大海向它汹涌而来，它冲着大海，用它的胸膛破浪前进。在它背后，拖着一条浮泛着白沫的水路，就象一条大蛇似的。海鸥追逐着船舵飞翔着，在空中乱翻筋斗，还象波兰田凫似地鸣叫。

正赶上顺风；船只用一半气力在行驶，但所有的帆都挂上了。天气愈来愈好。在云际中，好几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小片一小片的青天不断地在变幻形态。“勃吕谢尔将军”号在开出汉堡港的时候，气象还是有风的，但是并没有大风雨；风向西吹，但有时却停止了；于是帆都扑的一声缩落下来，等一会又让风鼓满得象一只天鹅的胸脯。穿着紧身针织短褂的水手们，把主帆下桁的绳索收收紧，忧郁地唱着“呵——呵——喔！”他们跟着歌声一会儿俯倒，一会儿站直，他们的声音，跟那些海军见习生的口哨，以及烟囱里猛烈地喷吐出一团团或一圈圈黑烟来的声音，混和在一起。

很多乘客走出到甲板上。在船尾的都是头等舱里的客人，穿着黑大衣，戴着便帽；靠近船头的甲板上，聚集了各色各样搭统舱的移民。有些坐在长凳上，抽着短烟杆；有些躺着；还有些靠着船舷，呆看海水。

有些女人，手里抱着孩子，腰带上挂着铁皮杯子；还有些年轻人，从船头到船桥来回不断地走着，很不容易保持平衡，不时在跌跌踉踉，嘴里一边唱着“哪里是德意志祖国！”心里却想着，说不定他们再也看不到那个“祖国”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脸上还是挺高兴的。在这些乘客中间，有两个人最伤心，不跟别人在一起；一个是老头儿，一个是小姑娘。他们俩谁都不懂德国话，所以他们真正是孤独地处身于外国人中间了。他们俩是什么人啊？——我们谁一看就会知道他们是波兰农民。^①

^① 作者是波兰人，所以这里所谓“我们”，亦指波兰人。

老头儿名字叫作华武隆·屠波雷克，小姑娘是他的女儿，叫作玛丽西亚。他们是到美国去的，刚不久才鼓起勇气第一次走到甲板上来。他们那病容憔悴的脸上，显出了又惊又怕的神情。他们以吃惊的眼光瞧着那些旅伴和水手，瞧着那条轮船，大口地喷着烟的烟囱，以及把泡沫底圆圈猛掷到甲板上来的可怕的海水的墙壁。他们谁都不跟谁说话，因为他们不敢开口。华武隆一手抓住栏杆，还有一只手按住了他头上的四角便帽，要不然风就会把它吹掉了。玛丽西亚抓住了她父亲，船身倾斜得愈陡的时候，她抓得他愈紧，同时还害怕得轻声地叫起来。过了一会儿，老头儿才打破了沉默：

“玛丽西亚！”

“甚么？”

“看见吗？”

“看见的。”

“奇怪吗？”

“奇怪的。”

但是实在她还不但奇怪，简直是害怕呢；就是屠波雷克老丈也是这样。

幸而波浪平静下来；风也定了，太阳从云堆里钻了出来。当他们看见了“亲热的太阳”，才觉得安心些，因为他们心想这个太阳“正和烈宾采的太阳一模一样”。的确，这里甚么东西都是新的，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唯有这颗光辉的太阳，好象是一个老朋友和保护者。

这时海面上愈来愈平静；过了一会，帆也松弛了下来；从高耸的船桥上，传来了船长的哨子声，于是水手们都赶到桅杆上去收帆。这些爬得很高的水手，好象临空吊挂在一个无底深渊上面，这景象又使屠波雷克和玛丽西亚满心奇怪。

“我们的孩子做不了这个，”老头儿说。

“德国人到哪里，耶思柯也能到哪里，”玛丽西亚回说。

“哪一个耶思柯？你说的是史摩拉克，那个管马的。”

“他是个漂亮孩子，可是你别再想他了。你不是嫁给他的，他也配不上你。你要做一位少奶奶的；他呢，现在是一个马夫，就一辈子做定了马夫。”

“可是他也有地啊。”

“不错，他有地，可是他的地在烈宾采啊。”

玛丽西亚不做声；但是她心里在想，命里注定了的事，反正跑不掉，于是她伤心地叹了口气。这时船上的帆都已收落；但是那暗轮猛烈地激动着海水，使全船都跟着它颠簸。船身的颠簸差不多已经完全停止。现在，远处的海面显出一片平滑的青碧。不时有新的人物从底下走上来；工人、德国农民、从各处海港里来的流浪人，都是到美国去找好运气，而不是找工作的；这一大群人占据了甲板，所以华武隆和玛丽西亚，不去跟谁在一起，就只管自己在船头尖里的一条绳索上坐着。

“达都鲁^①，我们还要在海上走多远吗？”玛丽西亚问。

“我怎么知道。随便你去问哪一个，谁都不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你。”

“那么我们在美国怎么说话呢？”

“人家不是说，那边有许多我们自己人吗？”

“达都鲁！”

“甚么？”

“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我想恐怕还是不如在烈宾采好些。”

“还是不要无缘无故的抱怨吧。”

但是过了一刻，华武隆又好象在对自己说似的，接着道：

① 波兰语：爸爸，父亲。

“都是天主的意志！”

那姑娘眼睛里充满了眼泪；他们俩都想起了烈宾采。

华武隆·屠波雷克思量着他为甚么到美国去，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的。怎么会发生的吗？唔，半年之前，在夏天，人家在一片苜蓿地里逮住了他的牛，逮住了那条母牛的苜蓿地主人要他赔偿三个卢布；华武隆不肯给这笔钱。那个人便去告了状。这场官司就此纠缠了下去。现在，那个受损失的苜蓿地主人不但要苜蓿的赔偿费，而且还要求饲养那条母牛的费用，而这笔费用是在一天一天增加起来的。华武隆拒绝了，因为他舍不得。但是在打官司上他已经花了不少钱，而这场官司还在纠缠下去，不得解决。母牛的饲养费永远在增加。终于华武隆败诉了。为了这条牛，他已经用掉不少钱，天主才知道多少呢；他既然付不出钱，于是他的马也给人家拉去了；法院里又因为他抗拒，还加判了他的拘禁，屠波雷克气得象一条蛇似的乱扭，因为刚要到收获的时候，田里需要人手。他很迟还没有把麦子收进仓房，雨开始落了；麦子都在捆堆里长了芽。因此他想，就为了这一笔苜蓿的赔偿费，他那份小小的产业会全部花光；又想到他已经损失了这许多钱，一部分的牲口，本年的全部麦子；这么一来，在下一次收获以前，他和他的女儿只好吃泥土，要不然就只好讨饭了。

因为他以前一向过得很丰裕，很顺利，现在就感到非常伤心绝望，因此喝起酒来。在小酒店里，他认识了一个德国人，据这个人自己说，他是经常在村子里做亚麻生意的；但事实上，他是一个专门诓骗人家漂洋过海的人贩子。

那个德国人对华武隆讲了许多关于美国的奇闻异事。他答应他不花一个大钱就可以得到比整个烈宾采还大的土地，有一个森林，还有好几片牧场；华武隆听得眉开眼笑了。他起先是将信将疑；但是那个卖牛奶的犹太人却帮衬着德国人的话，说

那边的政府给每一个人大块土地，“你能用多大”就给多大。那犹太人从他侄子那里得知这些情形的。而那德国人呢，拿出了许多钱给他看，不要说是在一个农民的眼睛里，就算是在一个财产继承人的眼睛里，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他们这样地诱惑他，到最后竟把他说服了。他为什么还要死守在老家啊？输了一场官司，就叫他用掉这许多钱，养一个人也足够了。难道他就此听凭自己搞得一败涂地吗？难道他要手里拿一根叫化棒在教堂门口喊叫“娘娘、太太”吗？“断断不能弄到这个地步！”他心里想。于是他跟那德国人讲妥了，在圣米盖尔节日^①以前变卖了家私，此刻他正带了他的女儿坐船到美国去。

但这段旅程却没有他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在汉堡的时候，人家要了他许多钱去；在船上，他和他的女儿都住在统舱里。船的颠簸，以及无穷无尽的海洋，使他们觉得恐怖。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的话，他也听不懂人家的话。他们都好象被人家当作一件东西似的丢在一边，象一块大路上的石头似的被推在路旁；那些德国人，他们的旅伴，对他和玛丽西亚辱骂着。吃饭的时候，大家拿了盆子挤在分配食物的厨子面前，他们父女俩总给人家排挤在最后，因此他们就不止一次地挨了饿。在这条船上，甚么都是陌生而悲哀的。华武隆觉得，除了天主之外，并没有别的人在照顾他。在女儿面前，他还装出了一副大胆的面孔，把便帽掀起在脑门儿边上，教玛丽西亚要佩服各种事物，他自己是甚么都佩服的，可是甚么都不信。有时他会心慌起来，说不定这些“异教徒”，这是他称呼他旅伴的名称，会把他和玛丽西亚抛到海里去，说不定他们会强迫他们改教，或者签一个甚么契约，是呀！甚至是一张借据。

轮船日日夜夜在无穷尽的海洋上前进，一边震动，一边咆

^① 圣米盖尔节日是九月二十九日。

哮，激起了水花和泡沫；它象一条龙似的喷着烟，到夜里，就拖了一条炽烈的火花在它后面，使他看来好象是一种很可疑而又可怕的威权。种种幼稚的恐怖，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事实上却在使他心绪紧张；因为这个波兰农民，从他自己老家硬被拖了出来，真的已经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确是已经交给了天主去摆布了。况且，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周围的一切，他都不懂得；所以，当他坐在那堆绳索上的时候，他被彷徨与烦恼压抑得低倒了头；海上的微风在他耳边歌吟着，好象在重复地说：“烈宾采！烈宾采！”有时，风还吹响得宛如烈宾采的哨子；而太阳也好象在说：“您好，华武隆？我到过烈宾采了。”他这一切感觉，自然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那暗轮还在用更大的力气搅动着海水，烟囱也喷吐得愈响，愈快，——它们正如两个恶鬼，把他拉扯得离开烈宾采愈来愈远。

但是追随着玛丽西亚的却是另外一些思想和回忆，它们正如船后面拖着的那条冒着泡沫的水路，或是跟在船后面飞翔的海鸥那样地追随她。她记得，在他们离乡以前不久，一个秋天的黄昏，她走到井边去汲水。井上有一根桔棒竿，这时第一批星星已在天空中闪烁，她就板着那桔棒竿，唱着：“耶西奥正在给马喝水——卡西亚来到了井边——”于是她觉得有点悲哀，好象燕子在临别时候的呢喃。接着，从黑暗的松林中，那片沼泽地里，发出了一个缓慢的声音，这就是马夫耶思·史摩拉克在让她知道：他已经看见了桔棒竿斜下来，他马上就从牧场上过来了。果然有了践踏声，他骑着马来了。他跳下马，摇着他的额角上的黄头发；她还记得他对她说了些甚么话，就象一段音乐似的，她闭上眼睛，就好象史摩拉克又在对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说：

“如果你父亲真有那么顽固，我就把所有的产业都放弃掉；我要卖掉我的屋子，我的田地，动身走——我的玛丽西

亚，”他说，“不管你到哪里，我就象一只鹤似的从天上飞到你身边，或者象一只鸭似的在水里游，或者象一个金环似的在地上滚，去找你，我的唯一的爱人！没有你，我还有甚么幸福？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交的甚么运，我也交甚么运。我们是同生同死的。我在这里对着井泉立过誓，如果我抛撇你的话，就让天主抛撇掉我，玛丽西亚，我的唯一的爱人。”

想起了这些话，玛丽西亚眼前就看见了那口井，松林上那个又红又大的月亮，和活生生的耶思柯。她在这回忆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耶思柯是个果决的人；所以她相信他一定会实践他的诺言。她所期望的就是他也在那儿，和她一起听海洋的声音。有他在一起，甚么都可以更生动、更愉快些，因为他谁都不怕，到处都能够独立生活。这时候，他正在烈宾采做甚么事呀？第一场雪一定已经落了。他有没有拿了斧头到森林里去过，是不是他正在驾马，他们有没有派他驾了雪橇从庄院到别地方去？是不是他正在池子里的冰上敲洞？他在甚么地方呀，亲爱的人？烈宾采仍旧象往常一样地显现在她眼前：雪在路上发着尖细的响声，傍晚时候透过没有叶子的黑黝黝的树枝的红光，一群一群的乌鸦喧闹着从松林中飞回村子里，烟囱里有炊烟在袅袅上升，井泉上那个结冰的桔棒竿，还有远处的、给晚霞照得通红的、积雪的松林。

啊，现在她在甚么地方！她父亲的意思把她带到甚么地方来了啊！在远处，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有一片大水，绿色的沟壑，起泡沫的冈峦，而在这些一望无际的水的田野上，这条船就象一只迷途小鸟；上面是天，底下是一片荒漠，一阵洪大的声音，就象波浪在哭泣，风在呼啸，而外面呢，船唇之前，是第九重地^①，也就是人世的终极。

① 这就是我国古代文学语言中所谓九地、九渊之意。

耶思柯，可怜的人，你会在这里碰到她吗？你会化做一只鹰从天上飞到这里来吗？你会变做一条鱼从水里游过来吗？再不然，你是不是在烈宾采想念她呀？

太阳渐渐西倾，往大海里沉落了。在起皱纹的大浪上，太阳光照成的一条宽阔的路，一直向船后伸出去，形成了许多金鳞，在变幻，在闪烁，始而发亮，随即暗淡下去，在远处消隐了。船在这条金光灿烂的带上航行，好象在追逐那个逃亡的太阳。从烟囱里喷出来的烟变成了红的；帆和潮湿的绳索也变成了玫瑰色的；现在水手们都在唱歌；辉煌的落日越发巨大，也越发低近洋面了。一会儿，水面上只见到半个红盾，随后就只看到万道金光，再以后，整个西天充满了一大片红色，在这些光芒中，谁都不知道那些晃耀的波涛到甚么地方为止，天从甚么地方开始。空中和水里也被那渐渐消退下去的光映成一片红色；海洋发着大声，但是很柔和；好象它在念晚祷经。

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心灵就获得了翅膀，凡是他所应该记得的，他都记起来了；他所爱的，他就爱得愈热烈了；他所企慕的，现在他就向它飞去了。

华武隆和玛丽西亚两人都觉得，虽然风在把他们象无依的落叶那样吹送，可是他们生长的那株树却并不在他们所去的方向，而是在他们来的那个方向：那波兰的国土，那一大片麦浪起伏的田野，上面长满了松树，四下里散列着茅屋顶，宛如星罗棋布，到处是牧场，是黄色的金凤花，还是晶莹剔透的泉水，到处都有鹤和燕子，在路旁交穿飞掠，菩提树丛中还有白色的庄院！她，嘴里说着“赞美天王！”，永远在招呼 and 回答着人民，她这个可敬的，她这个最甜蜜的母亲，这样真实，在世界上是最受尊敬的！这样，凡是他们的农民的心里以前所没有感觉过的，他们现在都感觉到了。华武隆除下了他的便帽；夕阳照上了他的正在花白起来的头发；他心里很烦，因为这个可

怜的人竟不知道他该怎样把他的信念告诉玛丽西亚。终于他说了：“玛丽西亚，我好象觉得还有甚么东西留在海的那边呢。”

“我们的命运留下了，还有我们的爱也留在那边了，”姑娘轻轻地回答，抬起了她的眼睛，好象在祈祷。

这时，天已经昏黑。旅客们开始离开了甲板；然而，船上却发生了一种异常的动作。在一个美丽的夕照之后，夜不常是平静的，所以船员们继续不停地吹着哨子，水手都在拖拉绳索。

最后的一片紫光已在海面上消失掉，水里就腾起一重雾，星星在天空中闪烁了一会儿，也都看不见了。雾在眼前逐渐浓厚，遮掩了天，遮掩了远处的海平线，甚至连船都给遮掩了。现在，只有烟囱和那庞大的主桅还可以看得出，从稍微远一些的距离看起来，那些水手的形体就象影子一般。又过了一小时，就甚么都隐没在白茫茫的雾里，连挂在桅杆顶上的灯都看不见，连烟囱里飞出来的火花都看不见了。

船一点都不颠簸；也可以说，海面已经柔弱了下来，已经被雾气的重量压平了。

事实上，黑夜已经降落下来，又暗又静。忽然，在静寂中，从最辽远的天涯海角，发出了一阵奇怪的沙沙声，好象在船的附近有一个庞大的胸臆正在作深长的呼吸。有些时候，这声音又宛如有人在黑暗中呼号，接着又有许多悲哀凄厉，如泣如诉的声音在远处一齐应答。这些叫喊声都是黑暗和渺茫中传达到船上来。

水手们听到了这些声音，都说是风暴在从地狱里呼啸出来。

这些呼啸愈来愈清楚。船长穿了一件连帽子的橡皮雨衣，站在最高的船桥上；一个船员站到他的老岗位、一个有灯光照亮的罗盘前面去。现在甲板上已经没有客人了。华武隆和玛丽

西亚也已经走下了统舱里。四下里一片寂静。系牢在一个很低的穹顶里的灯，把暗淡的光照着舱内，和那些靠墙坐在他们床架旁边的一堆一堆的移民。舱房很大，可是很黑暗，一般的四等舱里照例都是这样的。天花板靠墙壁差不多是合而为一，因此，那些在角落上的铺位，因为有隔板隔开，与其说他们是床，还不如说更象一些黑暗的洞窟；而整个舱房给人的印象无异于一个宽敞的地窖。这里的空气，充满着柏油帆布的气味，铁缆的气味，舱底污水的气味，以及潮湿的气味。在这里，哪能找得出可以和头等舱里的美丽房间比较的地方呢！在这种船舱里，就是两个星期的旅程，也足够使坏空气伤了肺，使脸上显出苍白的病容，还常常会引起坏血病。

华武隆和他的女儿还只出航了四天，可是你如果把从前在烈宾采的那个健康而美丽的玛丽西亚和今天的病容憔悴的玛丽西亚比一比，你一定会不认识她了。华武隆老丈也变得面如黄蜡，因为在开头几天里，他们谁都没有到甲板上去。他们以为甲板上是不准去的。关于这种事情，他们怎么会知道甚么是准许的，甚么是禁止的呢？他们简直不大敢动；况且他们又不敢离开他们的东西。可是现在，不单是他们，连所有的人都一声不响地坐着了。整个统舱里摊满了那些移民的包裹，因此就愈显得凌乱和黑暗。被褥、衣服、食品、各式各样的器皿，还有洋铁盆子，混杂在一起，大堆小堆的放了一地。这些东西上面，坐着那些移民，几乎都是德国人。有些人在咀嚼烟叶，有些人在抽烟斗；烟卷碰到低矮的天花板，形成了一长条，把灯光都遮得格外朦胧。角落上还有些孩子在哭，但是平时的那种喧嚷却停止了，因为雾已经将一种恐怖、惊慌和忧闷之感侵入到每个人心里。移民中间的一些老于航海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大风浪的预兆。这时候，谁都明白危险已经来临。说不定死期也近了。华武隆和玛丽西亚却一点都不懂得，虽然有人暂时开一下

舱门口的时候，那些从地狱里出来的、遥远的、恶兆似的声音，就可以很清楚地听得到。

他们俩都坐在舱房底里，就在最狭的那一部分，因此离船头不远。坐在这地方，船的颠簸是怪难受的，所以他们的旅伴就把他们挤到那里去。老头儿吃着他从烈宾采带来的面包，添些力气，那小姑娘呢，因为什么事也不想做，就把她的头发打个辫子，准备睡觉。

但是，渐渐地，这个只有偶尔被孩子们的啼哭声冲破一下的普遍的寂静，开始使这个小姑娘诧异起来。

“为什么这些德国人今晚坐得这么安静呀？”她问。

“我怎么知道？”华武隆又照常地回答。“恐怕是他们在过节日，或者是甚么别的事。”

忽然间，船身大震起来，好象在甚么可怖的东西面前，吓得发抖。乱放在四周的那些洋铁盆子凄惨地碰响着，灯里的火焰跳动着，亮了起来，有几个吃惊的人声在问：

“甚么事？甚么事？”

可是没有人回话。跟着是第二次的颤震，比第一次更猛烈地摇撼着这条轮船；船头忽然向上跳起，又同样急突地往下沉落，同时，一个浪头以笨重的大力打在一边的圆窗上。

“风浪来了！”玛丽西亚惊慌得轻轻地说。

这时，轮船四周起了一片嗥叫的声音，好象是一群狼，后来这声音又象是一阵旋风猛然吹折了一株松树。风一次又一次的扑来，它使船身往一边倾侧，又把它翻过来，把它高高举起，又使它一直沉落到浪头底里。船具轧轧地发出响声，洋铁器皿、包裹、行囊和各种日用品散乱了一地，从一个角落滚到另一个角落。有些旅客平躺在地上了，枕头里破散出来的羽毛满空飞舞，灯罩都在悲哀地叮当作响。

到处都是嘈杂的响声：海水泼溅在甲板上、船的挣扎、女

人的叫喊、孩子的啼哭、追取各种器物的声音，在一片混乱之中，除了尖锐的哨子声以外，大家甚么都没有听到，此外，还有那些水手们的沉重的践踏声，不时在上甲板上忙忙碌碌地响着。

“琛思妥诃华的圣母啊！”玛丽西亚轻轻地说。

这时，他们父女俩坐在里头的船头，象疯狂了似的一下子跳起在空中，一下子跌落下来。虽然华武隆和玛丽西亚紧紧地拉住他们的床架边，他们还在被抛掷着，好几次撞着了天花板。大浪头的咆哮愈来愈凶；甲板的轧轧声也愈来愈可怕，好象船梁船板随时就会崩坍下来。

“抓紧，玛丽西亚！”华武隆喊着，想盖过风暴的咆哮声！但是恐怖马上就封住了他的喉咙，也封住了别人的喉咙。孩子们停了啼哭；女人也不再尖声叫嚷；所有的心都跳得很急，所有的手都用劲抓住了各种装牢在船上的东西。

风浪不断地更加狂暴起来。五行失了控制；雾因黑暗而愈加浓厚，云因水而愈密，旋风亦因水花而愈紧；巨浪好似从大炮里轰出来似的打击着船，把这条船忽左忽右地抛掷着，忽而送上云端，忽而又沉入海底。起着泡沫的浪头时常在整条船上翻过；一大摊一大摊的水乱泼进来。

船舱里的油灯一盏一盏的在熄灭下去。于是舱里愈来愈黑暗；华武隆和玛丽西亚都仿佛觉得已经临近了死亡的冥域。

“玛丽西亚！”老头儿开始以破哑的声音说，因为他喘不过气来。“玛丽西亚，饶恕我把你带来送死。我们命终的时候到了。我们犯罪的眼睛不会再看见人世了。我们不会有神父做忏悔，给我们临终涂油；我们不会葬在地里，而是要从水里去受可怕的审判了，可怜的姑娘！”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玛丽西亚已经明白了事情已经无救。种种思想在她脑子里闪过，有些还来到她心灵里——

“耶思柯，耶思柯，我心爱的，你在烈宾采听见我的声音吗？”

极度的悲哀压在她心上，于是她高声呜咽起来。她的呜咽使那众人都静得好象在送丧的大舱里全听到了。于是从角落里有人叫出了一声“静下来！”但是这叫声马上就停止，好象给它自己吓退了。接着是一个灯罩掉在地板上，那盏灯火也就熄灭了。舱里更加黑暗。到处都被寂静的恐怖支配着，可是华武隆的声音忽然在这寂静中响起来，——

“基督垂听我们！”

“基督垂听我们，”玛丽西亚呜咽着响应他。

“基督垂听我们！”

“天上的父，主啊，可怜我们啊！”父女俩重复地念着连祷文。

在黑魑魑的大舱里，这老头儿的念经声，和这小姑娘的一边呜咽一边断断续续地应答的声音，显得异常庄严肃穆，有些移民便除下了帽子。小姑娘渐渐地停止了哭泣，祈祷的声音就变得安静些，清楚些；外面，风浪在咆哮着响应他们。

忽然，那些靠近门口站着的人群中发出了一声尖叫。一个浪头冲开了舱门，打进舱里；海水溅泼到每一个角落；女人们发出一声惊喊都逃上铺位去。所有的人都觉得好象是末日到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值班的船员，浑身是水，满脸通红，提着一盏灯走进来。他对女人们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说这些水只是偶然泼进来的；后来他又说，船在大洋面上走，没有甚么大危险。的确，一小时两小时地过去了。风浪发作得愈来愈加疯狂。船一直在格格地响，船头倒插下去；甲板沉到水里；船就向一边翻倒，——但是整个船并没有沉。人们稍为安静了些，有几个人竟睡熟了。这样又过了几小时；一道灰色的光从上面那扇装有铁格子的窗洞里射进来。白昼回到了洋面上，好